

少年海

缪克构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少年海

缪克构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海 / 缪克构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7.8

ISBN 978-7-5589-0160-7

I. ①少… II. ①缪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17906 号



少年海

缪克构 著

周 晴 谢倩霓 策划

石 沛 绘图

王 客 篆刻

施喆菁 装帧

责任编辑 庞 冬 美术编辑 施喆菁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o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6.875 字数 105 千字

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89-0160-7/I·4164

定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部	相逢在月光下 / 3
	在大海中放鸭 / 7
守林	爸爸是个独臂人 / 15
	锄头从天而降 / 19
	到县上去报警 / 31
	蛇以及海龟 / 42
	小灵子失踪了一夜 / 52
	糖林的秘密 / 61
	嗒，嗒嗒，嗒嗒嗒 / 66

第二部	开始小学生涯 / 81
	横空出世的友谊 / 87
盐	婉转百回少年谣 / 95
碱	失去了往日的笑声 / 106
	少年立权之死 / 115
	看望小灵子 / 128
	洪家兄弟 / 134
	非要干一仗不可 / 152
	公安不会来了 / 162
	养虾营生 / 170
	消逝 / 180
	合伙 / 188
	斩杀大海蛇 / 192
	喧嚣的事件 / 202

尾 尾声 / 211

声



第一部

守 林

相逢在月光下

我看到，妈妈手中抱着一个婴儿。这会儿，她把婴儿放在床上，替她轻轻盖好了被子。我坐到了她边上，看到了一张熟睡的婴儿的脸。

小灵子第一次来到我们在海边的木屋，是在一个初秋的夜晚。

我五岁的那个夜晚，一觉醒来时发现屋内的煤油灯还亮着，但爸爸妈妈都还没有回来。灯光极其微弱，甚至不能照见另一面墙壁，然而灯光使我的胆子大一点起来，不会感到寂寥无人的夜晚显得阴森恐怖；灯光也让我感到屋里的暖和，恰恰与窗外微凉的夜色形成两个对比的世界。

我渐渐消逝了睡意，开始轻轻转动着身子。我看到了一片月光爬到床前，像一块明亮的镜子。而当我起身，希望看到月亮的脸庞时，月亮又被屋檐遮住了，只看到



了那一轮仿佛涂抹上去的光晕。

月亮浓缩了空气，凉意就像水一样洗过来。几声秋虫的鸣叫，使木屋显得更加空旷，瓦楞和屋角轻微的响动，都使得我警觉地竖起了耳朵。

这时候，我听到了划船声。叽咕，叽咕，船桨摩擦着船舷。很轻，但每一波段都很结实、很匀称地传入耳中。

叽咕，哗，叽咕，哗……那船慢慢地近了，听得到船桨摩擦船舷的声音，也听得到船桨划过水面的声音，单调、固执，在夜凉如洗的海边夜晚，传递出一片脉脉温情。

听声音，这船不是从海上来的，而是从村头划来。我知道，也许是爸爸妈妈回来了。

妈妈是在傍晚时分离开门的，她说，她要出一趟远门。

“我能跟着去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能，路很远，你得在家待着。”妈妈说。

“有多远？”我又问。

“比外婆家还远，两倍这么远。”妈妈说。

“可我也能走，你背我一半路，我走一半路。”

“我们不走路，我们坐船。”妈妈说着，把洗好的碗

筷放进木盆。

“我也坐船。”我还是坚持。

“不行，你得待在家里。”妈妈开始换外衣，“你如果不跟，我就给你带回一个小妹妹。”

“她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舅舅的孩子。”妈妈说。

“那舅舅不要孩子啦？是来做客吗？为什么要晚上来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舅舅的这个孩子，送给你做妹妹，你有人做伴啦。”妈妈说。

“噢，”我似懂非懂地应了一声，“那爸爸呢？”

“爸爸也去，”妈妈说，“爸爸划船去了。”

“我又一个人在家？”我有些不高兴了。

“对，你上床去。”妈妈说。

“那我可以亮着煤油灯吗？”在孤寂无人的夜里，这便是我唯一的要求了。

“行，就是不许玩火。”妈妈说完关了门，走了……

叽咕、叽咕……船桨摩擦船舷的声音更加清晰地传入耳中。过了一会儿，船在家后的小河边停了下来，叽



咕、叽咕的声音消失了，只剩下波浪激荡着船身的声音。

我爬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探着身子往外看。月光下的世界让我着迷了。月亮斜照在那一大片防护林上，碎银般的光亮，在木麻树的枝叶间漏下来，如满天的水银倾泻而下。在屋前的一大片空地上，石板路泛着银白的光芒，拐过一圈篱笆，朝河边绕去……

爸爸、妈妈、舅舅和舅妈，就从这条石板路上绕过来。他们的身影落在地上，遮住了石板路银白色的光芒，让眼前世界的亮度减弱了。

他们推门进来。

我看到，妈妈手中抱着一个婴儿。这会儿，她把婴儿放在床上，替她轻轻盖好了被子。我坐到了她边上，看到了一张熟睡的婴儿的脸。

“洪海，你一个人待家里，害怕吗？”舅妈这样问我。

“我们赶海去，他经常一个人在家，习惯了。”爸爸回答说。

“只要亮着煤油灯。”妈妈补充道。

“这下给你们添大麻烦了。”这是舅舅的话。

“有洪海吃的，就不会饿着她。”妈妈说。

一阵沉默。

我注视着婴儿的脸，看见她在睡梦中笑了。

在大海中放鸭

小灵子似乎也知道自已并非一个受欢迎的人，所以乖巧得很，从来不哭不闹。她躺在爸爸临时给她赶制的摇篮里，嘴里吮着奶嘴或小指头。摇篮放在门口，她看着小鸡在踱步，看着成群的鸭子在围栏里呷呷叫着，经常发出咯咯的笑声。

小灵子一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似乎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，没有人欢迎她来到这个世界。所有的人都希望她是一个男孩。如果她是个男孩，她就像掉进一个蜜罐里了，可她偏偏是个女娃。

舅舅家要一个儿子。如果不把她送走，他们就不能再养一个孩子。

小灵子健康地降临于人世，并没有因为这种命运的安排而消失，她长得健康、机灵、可爱，可所有人的目光中都带着一种惋惜之情：要是她是个男孩，该多好啊！

小灵子似乎也知道自已并非一个受欢迎的人，所以



乖巧得很，从来不哭不闹。她躺在爸爸临时给她赶制的摇篮里，嘴里吮着奶嘴或小指头。摇篮放在门口，她看着小鸡在踱步，看着成群的鸭子在围栏里呷呷叫着，经常发出咯咯的笑声。累了的时候，她就顾自睡着了。只有在饿肚子的时候，她才发出哭声，抗议别人又误点了，但一填饱肚子，她又高兴起来，甚至不失时机打个盹。

“真是个可怜的孩子！”妈妈望着她，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。

妈妈虽然因为小灵子的突然到来增添了忙乱，但她更担心的是，这样一个孩子，虽然现在还小，可是她毕竟是一个人，会哭，会笑，也会长大，怎么能藏着掖着不被别人看到呢？

“这么藏着掖着，能瞒到什么时候？”妈妈说。

“那干脆放出风去，说抱养了个孩子。”爸爸说。

“别人信吗？家里日子也不好过，会再抱养一个孩子？”妈妈有点担忧。

天气开始冷了。大清早，两百只鸭子在鸭棚里呷呷呷叫得很响了。爸爸一骨碌爬起来，天已放亮。“快快，起来了，”他把我也叫醒，“放鸭去。”

妈妈已从河埠头洗完一盆衣服回来，看我们起来了，

说：“锅里煮了饭，吃了去。”爸爸顾自往鸭棚走，我的两只眼睛还没睁开呢，跌跌撞撞跟在他的后面，也进了鸭棚。鸭棚里暖和多了，散发出一种湿气很重的鸭粪味。一群鸭子愣头愣脑的，往外看，见门大开着，知道要出门，不用我们赶，一只只往外冒。爸爸把剩下的几只赖在棚里不走的“懒虫”往外赶，不小心踩碎了地上的一个鸭蛋。他急了，向我喊道：“赶快去叫你妈来捡鸭蛋！”妈妈急急忙忙从外面进到鸭棚，说：“急啥，急啥，也不吃了饭去。”说完，将手中的几个饭团往我手里一塞。

两百只鸭子像训练有素的队伍，挪动着大屁股，迈动着双脚，绕过门前的石板路，走到河边，一只只往水里滑。一到水中，便忙着洗澡，也不顾后面的伙伴一只只压上来。不一会儿，清静的河面便热闹起来，两百只鸭子把一段河面填满了，发出呷呷呷的叫声，把天叫得更亮了，一天的生活从此开始。

我和爸爸嘴里啃着饭团。那饭团，就是一团大米饭，用两只手扭成一团，蘸些水拍紧了，撒点盐花。我跳到船上，往船头坐，手里举着头上扎着竹叶的细竹竿。爸爸解了船绳，单手划桨。我们赶着两百只鸭子，往大海去。



大海里的水退得干干净净，一些水鸟在还有些雾气的海面觅食，看见一大群鸭子来了，齐刷刷飞起来，栖在更远的海面上了。两百只饥肠辘辘的鸭子呷呷呷地摆动着大屁股，向大海扑去。一到海上，它们就像土匪一样，只顾抢吃的，不顾队形了。两百只鸭子组成的队伍顿时溃不成军，我和爸爸只好一左一右押着它们，否则，它们中的一些“捣蛋鬼”真不知会跑到哪儿去。要知道，在大海上，每个人都像一只蚂蚁，更甭说是鸭子了。它们一离开大家庭，也许只有在大海中丧生，它们的翅膀都不能用来飞翔了，那点游泳的本事，也不能搏击风浪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每丢失一只鸭子，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每只鸭子一个月生二十个鸭蛋，一年就是二百四十个，两年就是四百八十个……如果每枚鸭蛋孵出一只小鸭，一年就是二百四十只，两年就是四百八十只……我刚学会算算术的时候，老是喜欢打这样的算盘。照我这样算，鸭生蛋蛋生鸭鸭再生蛋……每只鸭子就是一头牛。这么着下去，我们家不是变得很富裕了吗？可是我们还是只有两百只鸭子，家里还是很穷，关键是，我们还没有等鸭子成为牛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一只鸭子才刚刚成为牛尾巴的时候，它们已从一只新鸭子变成一



只老鸭子了，再也生不出蛋了，我们只好把老鸭子卖掉。这时候，又有两百只新鸭子也结束了只吃食不生蛋的日子，可以生下一个个圆滚滚的白皮、青皮的鸭蛋了。一茬接一茬，麻烦着呢，可鸭子基本上还是两百只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。

海滩坑坑洼洼，在每一处坑洼浅浅的水中，藏着未被海水带走的鱼虾。鸭子瘪瘪的嘴在水中咂摸不停，小鱼小虾便纷纷落入它们的口里，落入它们的胃里，然后在屁股后面生出一个又一个鸭蛋。

表面上看，养鸭子真是个从不亏本的买卖，免费吃了海里的鱼虾（而且可以永远免费，世界上哪有这等好事），从屁股里出来的，除了粪便，就是一个又一个白花花的鸭蛋了。可是我给你算一算这帮瘪嘴的“土鸟”有多大的食量，你也许会有所醒悟。它们在海里吃一顿，有时候是早上，有时候是中午或傍晚。剩下的两三顿，只好在家中喂养。它们得吃一顿鱼虾（那都是花钱从赶海人那里买来的），还得吃一两顿稻谷（那也是花钱买的呀），才肯让身子长胖，一个个屁股才都圆滚滚起来，仿佛挂满了鸭蛋。也就是说，它们非得吃掉一筐又一筐的鱼虾，一袋又一袋的稻谷，才肯舍得从屁股后面掏出一